

# 外交部發布

## 《美國對印第安人實施種族滅絕的歷史事實和現實證據》

(接上期A14)

二是以土地分配的形式，試圖摧毀印第安人保留地，進而瓦解其部落。1887年通過的《道斯法案》授權總統解散原住民保留地，廢除原保留地內實行的部落土地所有制，將土地直接分配給居住在保留地內外的印第安人，形成實際上的土地私有制度。部落土地所有制的廢除使印第安社會解體，部落權威遭受沉重打擊。“太陽舞”作為部落團結的最高形式，因被視為“異端行爲”而遭到取締。原保留地中大部分土地通過拍賣轉入白人手中；對務農毫無準備的印第安人在取得土地後不久也因受騙等各種原因失去土地，生活日趨惡化。

三是逐步並最終全面強加給印第安人美國“公民”身份。被認定為“混血”的原住民必須放棄部落地位，其他人也被“去部落化”，極大地損害了印第安人的身份認同。

四是通過教育、語言、文化、宗教等措施及一系列社會政策，根除印第安人的族群意識和部落認同。從1819年《文明開化基金法案》開始，美國在全國範圍內設立或資助寄宿學校，強迫印第安兒童入學。根據美國印第安人寄宿學校治愈聯盟報告顯示，歷史上全美共有367家寄宿學校，至1925年，60889名印第安兒童被迫就學；至1926年，印第安兒童就讀比例高達83%，但就讀學生總數至今仍不明確。本着“抹去印第安文化，拯救印第安人”的理念，美國禁止印第安兒童講民族語言、着民族服裝、實施民族活動，抹去其語言、文化和身份認同，實施文化滅絕。印第安兒童在校飽受折磨，部分因饑餓、疾病和虐待死亡。此後，又推出“強迫寄養”政策，強行將兒童交給白人撫養，延續同化政策，剝奪文化認同。此現象直至1978年美國通過《印第安兒童福利法》才被禁止。美國會在通過該法時承認：“大量印第安兒童在未經允許的情況下被轉移至非印第安家庭和機構，造成印第安家庭的破碎”。

著名歷史學家亨利·斯蒂爾·康馬杰等人所說，由於強制同化，“美國歷史上最卑劣的事情之一……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這也許是印第安人最不幸的階段。”

### 二、美國印第安人至今面臨嚴重生存發展危機

美國政府和執政者對印第安人的種族滅絕，導致印第安族群的人口數量斷崖式銳減，生活環境惡化，社會保障缺失，經濟地位低下且安全受到威脅，政治影響力一落千丈。

#### 1. 人口銳減

在1492年白人殖民者到來之前有500萬印第安人，但到1800年數量銳減為60萬人。另據美國人口普查局數據顯示，1900年美國原住民數量為史上最低，僅為23.7萬人。其中，裴奎特、莫西幹、馬薩諸塞等十餘個部落完全滅絕。

自1800年至1900年間，美國印第安人數量減少超過一半以上，占美國總人口數量比例也從10.15%下降至0.31%。整個十九世紀，在美國人口每隔10年就有20%—30%的增長時，印第安人數量却經歷了斷崖式減少。目前印第安和阿拉斯加原住民的人口數量僅占美國總人口的1.3%。

#### 2. 生活環境惡化

印第安人從東部被驅趕到貧瘠的西部居住，且印第安保留地大多位置荒僻，不適合發展農業，更不會有人去投資發展工業，再加上分布零散、面積大小不一，大多部落無法獲得足夠大的土地進行開發，嚴重限制了印第安人的發展。美國目前約有310個原住民保留地，面積約占美國領土面積2.3%，不是所有聯邦認定的部落都有其保留地。保留地多位於偏遠且貧瘠的地方，生存條件差，缺乏水和其他重要資源，公路系統有超過60%為土路或碎石路。表面看，印第安人從“被滅絕”變為“被遺忘”“被隱形”“被歧視”，實則為被“放任滅絕”。

美國政府還通過欺騙、強迫等方式，將印第安人保留地系統性用作有毒或核廢料傾倒場，長期暴露於鈾等放射性物質危害下，致使相關社區癌症發病率和病死率明顯高於全美其他地區。印第安社區實際上成為美國發展過程中的“垃圾桶”。以全美最大的印第安部落納瓦霍族保留地為例，該部落約1/4婦女和一些嬰兒的體內含有高濃度放射性物質。有報道提及，在2009年前的40多年，美國政府在美國印第安肖尼部落區域總計進行了928次核試驗，產生了大約62萬噸的放射性沉降物，是1945年日本廣島原子彈爆炸後所產生的放射性沉降物的近48倍。

#### 3. 社會保障缺失

根據美國印第安人健康服務局發布的報告，美國印第安人預期壽命比美國人平均壽命低5.5歲，糖尿病、慢性肝病和酒精依賴癥的發病率分別是美國平均的3.2倍、4.6倍和6.6倍。相關學術研究顯示，在美國各族裔群體中，印第安人的預期壽命最短、嬰兒死亡率最高；印第安青少年藥物濫用的發生率高出全國平均水平13.3倍，酗酒發生率高出1.4倍，自殺率為全國平均水平的1.9倍。這些現象與政府公共醫療資源投入不足、潛在的健康不平等、少數族裔社區總體發展落後等因素息息相關。

美國政府向印第安人提供有限的教育和醫療援助，其中99%給了保留地居民，但70%的印第安人生活在城市之中，無法得到相應保障。除了印第安人醫療服務機構，許多印第安人無法獲得醫療保險，而在非印第安人醫療服務機構和非部落醫療機構中，印第安人經常面臨歧視和語言障礙。

新冠疫情期間，印第安人在醫療方面的弱勢地位進一步凸顯。美國疾控中心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8月18日，印第安人的新冠肺炎患病率是白人的2.8倍，死亡率是1.4倍。聯合國住房問題特別報告員根據人權理事會43/14號決議編寫的報告指出，美國原住民和非裔美國人受新冠疫情影响嚴重，其住院率是非拉美裔白人的5倍。美國最大印第安保留地納瓦霍族居住區的新冠病毒感染率一度超過紐約，成為全美第一。

在教育方面，印第安保留地的教育條件大大落後於美國白人居住區。根據2013—2017年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數據，僅有14.3%的印第安人擁有學士學位或更高學歷。相比之下，15.2%的拉美裔美國人、20.6%的非洲裔美國人和34.5%的白人擁有學士學位或更高學歷。很多印第安人保留地的學校已經破敗不堪，教育體系分崩離析。

《紐約時報》報道，在溫德河美國原住民保留地學校，祇有60%的印第安學生完成了高中學業，而懷俄明州白人學生完成高中學業的比例為80%；保留地的輟學率為40%，是懷俄明州平均輟學率的兩倍多；青少年自殺的可能性是美國同齡人的兩倍。

#### 4. 經濟和安全水平低下

許多處於中西部貧瘠地區的保留地經濟發展停滯，淪為最貧困地區，部分保留地貧困率甚至超過85%。美國人口普查局2018年數據顯示，印第安人的貧困率是所有少數族裔中最高的，為25.4%，非洲裔為20.8%，拉美裔為17.6%，而白人為8.1%。印第安人家庭收入的中位數僅相當於白人家庭的60%。

《大西洋月刊》曾探訪位於美國南達科他州的派恩裏奇原住民保留地，發現這裏的失業率高達80%，大多數印第安人生活在聯邦貧困線之下，許多家庭根本不通自來水和電。由於聯邦政府提供的補貼食品普遍高糖、高熱量，這裏的糖尿病發病率比全美平均水平高8倍，平均預期壽命僅約50歲。

經濟水平的低下導致嚴重社會治安問題。在派恩裏奇原住民保留地，無事可幹的年輕人往往在幫派文化中尋求身份和歸屬感，酗酒、打架、吸毒在這裏屢見不鮮。美國

家司法研究所研究顯示，全美超過150萬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原住民女性曾遭受暴力，占這一群體總人口數的84.3%。此外，許多不法分子利用保留地法律漏洞從事犯罪行爲，導致當地治安每況愈下。

#### 5. 政治地位低下

美國主流政治生態中，印第安人等土著民族與其說是集體“失聲”，不如說是被系統“噤聲”和“系統性抹除”。印第安人數量較少且參政意願不強，投票率較其他族群更低，利益訴求往往被政客忽略，導致印第安人在美國淪為二等公民，被稱作“看不見的人群體”或“正在消失的種族”，直至1924年才被有條件地賦予公民地位，1965年才被賦予選舉權。

2020年6月，美國土著居民權利基金會等牽頭，美國全國和地方的草根組織、法律界和學界參與，對美國土著選民面臨的政治參與障礙展開調研。結果顯示，470萬有選舉資格的美國土著選民中，僅66%進行了注冊登記。而超過150萬有選舉資格的土著選民因政治障礙無法正常行使選舉權利。調研稱，美國土著選民參與政治面臨11項普遍障礙，包括有限的政務服務、選舉資金的匱乏和歧視等。目前美國國會中僅有4名印第安裔議員，約占兩院議員總數的0.74%。美國原住民的整體從政狀況和政治影響遠低於其在美國人口中的比例。

美國原住民群體長期受到忽視和歧視。美國政府的許多統計數據完全忽略印第安人，或草率地將其歸為“其他”。美國印第安人事務協會執行董事兼律師香農·凱勒表示，原住民最大的期待是獲得社會認同。“我們有着多樣文化和語言，但卻經常不被當作一個族裔來看待，而祇是被看作一個政治階層，基於我們同聯邦的條約來取得有限的自治權。”布魯金斯學會近期發文稱，美國月度就業報告忽略印第安人，無人關注、討論這一群體的經濟情況。加州有近200個印第安人部落，僅一半得到聯邦政府認可。雖然拜登政府任命了首位印第安人內閣部長，但印第安人整體從政狀況和政治影響力遠低於其在美國人口中所占的比例。

美國哈佛大學陳曾熙公共衛生學院民調結果顯示，超過三分之一的美國原住民曾在工作場所遭遇漠視、暴力、羞辱和歧視，而居住在印第安人聚居區的印第安人在與警察打交道、工作和投票時更可能被歧視。據美國內政部統計，印第安裔因輕微犯罪而入獄的概率是其他族裔的兩倍。印第安男性監禁率是白人男性的4倍，印第安女性監禁率則高達白人女性的6倍。

《大西洋月刊》評論說，從歷史上遭驅逐、屠戮和強制同化，到如今整體性的貧困和被忽視，原本是這片大陸主人的印第安人却在美國社會聲音微弱。美國印第安人作家麗貝卡·納格爾一針見血地指出，被隱形，是對印第安人等土著居民的新型種族歧視。《洛杉磯時報》評論稱，原住民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深嵌在美國社會組織架構和法律體系中。

#### 6. 文化瀕危

19世紀70年代至20世紀20年代末，美國政府為推行英語和基督教教育，在印第安人居住區強力推行印第安寄宿學校制度，很多地方甚至出現綁架印第安孩童並強制入學的事件。美國歷史上對印第安人實行寄宿學校制度，尤其對青年和兒童造成無法挽回的嚴重創傷。許多年輕一代美國原住民既無法在主流社會立足，又難以保持和弘揚傳統文化，對自身文化和身份感到迷惘痛苦。

這些寄宿學校往往剪掉印第安兒童象徵勇氣的長辮，燒毀他們的傳統服飾，嚴禁他們說母語，否則便要對其毒打。在這些學校裏，印第安兒童被迫接受軍事化管理，不僅會受到教員體罰，有些兒童還遭受性虐待。不少印第安兒童因教育方式的苛刻、生活習慣的差异、對親人的思念和營養不良而

生病甚至死亡。

美國政府還曾制定法律禁止原住民舉行代代相傳的宗教儀式，參與此類活動的人會遭受拘捕和監禁。20世紀以來，隨着美國民權運動浪潮風起雲湧，美國原住民傳統文化和歷史的保護狀況有一定好轉，但業已遭受過于嚴重的破壞，殘存下來的大多是後人借助英語保存下來的文化遺迹。

納格爾認為，有關美國原住民的信息在美國主流媒體和流行文化中被系統性地清除。據美國土著教育組織報告，87%的州級歷史教材不涉及1900年以後的土著歷史。史密森學會等撰文稱，美國學校裏講授的有關印第安人的內容充斥不準確的信息，未如實描述原住民的遭遇。來自賓州的前共和黨參議員桑托勒姆在美國青年基金會上竟公開稱“美國是一個從零誕生的國家，之前這裏幾乎什麼都沒有……說實話，美國文化中幾乎不包含美國原住民文化。”無視和抹殺了原住民文化在美國文化中的地位。

### 三、美國內對印第安人遭受“種族滅絕”的批評之聲綿延不絕，但遭政府無視

一是學界有共識。自上世紀70年代起，美國學界開始使用“種族滅絕”控訴美國印第安人政策。90年代，夏威夷大學教授戴維·斯坦納德所著《美洲大屠殺：徵服新世界》和科羅拉多大學前教授沃德·丘吉爾所著《種族滅絕那件小事》震動學界。另有耶魯大學教授本·基爾南著作《鮮血與土地：世界種族滅絕和消亡史》扼要介紹美國在不同歷史階段發動的印第安種族滅絕事件，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副教授本杰明·麥德利著作《美洲種族滅絕：美國及加州美國原住民的悲歌，1846—1873》深度挖掘加州淘金潮時期政府發動的滅絕美國原住民的樁樁慘案等。

美國原住民歷史學家羅克珊·鄧巴一奧爾蒂斯論證認為，《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關於種族滅絕所列舉5項罪狀中的每一條都能在美國針對印第安人的罪行中找到對應，美國原住民無疑是種族滅絕受害者，承認美國對印第安人政策系種族滅絕具有重要意義。

二是媒體有呼吁。《紐約時報》刊文報道加利福尼亞大學黑斯廷斯法學院以種族滅絕者命名，加速推動學院更名進程。美國廣播公司報道，美國原住民訴求大到爭取主權，小到爭取訴求被聽到。有受訪者表示，印第安人土地被竊取、語言被抹殺就是系統性種族滅絕。《華盛頓郵報》刊文譴責美國從未正式承認對原住民實施的種族滅絕政策。《外交政策》刊文要求美國必須承認對印第安人的種族滅絕。2021年11月，題為《賞金》的紀錄片上映，邀請原住民閱讀美國高額懸賞印第安人頭皮的官方歷史文件，引人反思美國殘暴的種族滅絕政策。

隨着二戰後平權運動的開展，美國社會開始反省印第安人問題。政府曾出臺決議案向原住民道歉。加利福尼亞州州長紐森在2019年發表聲明向加州原住民道歉，承認加州19世紀中葉對印第安族群採取的行爲屬於種族滅絕。

然而，政府的反思更像是“政治作秀”，仍未正式承認美國對印第安人犯下的暴行是種族滅絕行爲，真正的改變遙遙無期。

綜上所述，美國歷屆政府不僅從肉體上大量消滅印第安人，更通過系統性制度設計、霸凌式文化壓制，令原住民的生存陷入不可逆轉的困境，印第安人的文化受到根本性破壞，生命和精神的代際存續受到嚴重威脅。美國對印第安人的屠殺、強制遷移、文化同化與不公正待遇已構成事實上的種族滅絕，完全符合聯合國《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關於種族滅絕的定義，而且歷經數百年至今仍在延續。美國政府應該放棄其在人權問題上的虛偽和雙重標準，認真嚴肅對待本國內存在的嚴重種族問題和罪行。(完)